

一个平凡的少年

胡懷琛著

一個平凡的少年

少年書局刊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

一個平凡的少年

全一冊 實價銀貳角

著作者 胡懷琛

發行者 徐亞倩

排印者 大華印局

發行所

少年書局
上海蓬萊路

版權所有
必究

一個平凡的少年

這一天，是個星期日的下午，某城中的一個小學校裏，請了A先生到校中來講演。

十三四歲至十六七歲的小孩子，擠滿了一堂，男的，女的都有。

在一陣如蛙鳴的拍掌聲中，校長介紹 A 先生給學生們，A 先生就開始講演。

諸君都是中國未來的主人。中國的存亡，強弱，都靠託在諸君身上。我知道，諸君中有許多是家境不很富裕的，但是，這不要緊。只要自己肯努力，肯奮鬥，沒有不成功的。在中國古代有許多苦學生，其中如朱買臣，就是最著名的一個。現在就講一講朱買臣的故事。

朱買臣是漢朝人，他家裏很窮，但是他很努力讀書。他每天往山上去砍柴，還是帶了書在身邊，一邊走，一邊讀。

他的妻竟不認他做丈夫，自管她改嫁去了。但是，朱買臣後來成了名，作了官，再回到家鄉，他的妻只好氣得自己尋了死。：A先生說到這裏，自然有許多的男生表示贊成，拚命的拍掌。也有幾個，偷眼望望女生。女生中有幾個臉上現出不安的樣子，也有

幾個却是落落大方的微笑著，好像沒有甚麼關係。

A先生已經感覺到在座的有女生，似乎自己也覺得話說得太唐突了，面上微微的紅了一下。連忙轉變了詞鋒，從求學一轉，就轉到救國去了。

不多幾時，講演完了。許多學生自由的批評A先生的講演。

「口才很好，校長請他沒有請錯！」這是一個學生半頌揚，半諷刺的話。

「你學得到他麼？你可講得出朱買臣的故事麼？」又一個學生聽了不服，他就拿這話來質問前一個學生。

「A先生只講講朱買臣罷了，他自己學得到朱買臣麼？哈！哈！」

「他不必學，他家裏很有錢！」

「哼！很有錢？」

「不錯！他今天上午和他師母吵了架，所以到我們學校裏來發牢騷。」又一個學生是這樣的說。

「你何以知道？」又一個女生來質問。

「然而他勉勵我們努力求學，他總是沒有錯。」又一個學生這樣說，他似乎在替 A 先生辯護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許多的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秩序已經漸漸的紊亂了。

這時候，獨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學生，只是聽人家說，他自己沒有開口。他不但是不說話，而且低著頭深思，深思；好像這天的事情，包涵着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。

這人姓馮，名寰。男性。他是這個學校裏高小一年級的學生。他的父親是做竹匠的。家

庭的經濟，當然是不很寬裕，但是辛苦作工，還勉強可以過去。他的父親因爲自己小時候沒有讀過書，不識字，常常被人家看不起；所以省衣節食的積下幾個錢來，送他的兒子入學校讀書。這時候，馮寰在高小一年級，自從入校以來，已經五年了。

馮寰因爲家庭經濟困難的緣故，常常感覺到有許多事情不能自由。但是因爲經濟困難，却又能時時督促自己努力求學。

他爲人也很聰明，又有相當的努力，所以在學校裏的成績很好。他樸質，沈靜，喜歡思索。

這一天，聽了A先生的講演，和同學們批評A先生的話，又引起他的思潮。他只是低著頭深思，深思，不知是在思想些甚麼難以解決的問題。他對於A先生，只說了這一句，

「我總覺得A先生的話有些不對。」
然而他也沒有說出一怎樣不對。」

自從 A 先生在某校裏講過朱買臣的故事之後，的確有許多的學生受了他的影響。

這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中的母子的談話。

「你在暑假畢了業，還是學生意罷！你的爸爸死了，家道艱難，升學很不容易。」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母親，很和婉的對他的兒子說。

「只進了小學，不進中學，有甚麼用呢？」

若要做生意，何必進小學？這六年書不是白讀了麼？」他的兒子這樣的反問。

「做生意也要識字啊！」

「做生意用不著讀這許多的書！長生典當裏的管事的，他讀過三民主義麼？乾元華洋公司裏的經理先生，他讀過歷史麼？亨利錢店的老板，他只會珠算，不會筆算。你問他分數，小數，他知道麼？……」

「好孩子，不要說了。我是女人家，我又

不識字，我不懂得讀書的事。我只知道學費要緊。你算算！讀到中學畢業，要幾百元？」

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」

「你不知道家裏沒有錢麼？」

「家裏沒有錢，這是我知道的。但是沒有錢，不要緊。我情願半工，半讀。窮雖然窮，書是不可不讀的。」

「唉！天啊！我的兒子有這樣的志氣，我做娘的還有甚麼話好說？」他的母親已流下淚

來。

「母親！不要哭。我只要努力讀書，將來不怕不成功的。你不知道朱買臣麼？他是個砍柴的人，但他努力讀書，他到後來還做了大官。」

「我也不希望你做官了，只要有飯吃。」
「我們讀書，總是希望將來發達的。」
「果然有這一日，我只有謝天，謝地，還有甚麼話說呢？好孩子，你好好的用功罷！」

他的母親揩揩眼淚，又笑起來。但是那一絲的笑容，終掩不住滿面的愁容。這當然是年紀大一點的人，閱歷深一點。知道做官雖然好，却是未來的事；而拿出學費來，却是眼前的事。半工，半讀，這也不過是一句空話，究竟他能做甚麼工呢？

他的母親這樣的想著，自然而然的起了一陣愁雲，蓋在他的面上，好像是剛剛開朗的天氣，又變而爲陰暗了。